



未央宮

沉睡的帝國

周树山 著

一个王朝潜伏着一个民族历史的基因。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未央宮 沉重的帝国

周树山 著

一个王朝潜伏着一个民族历史的基因。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未央宫:沉重的帝国/周树山著.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6.7
ISBN 978-7-309-12435-4

I. 未… II. 周… III. 中国历史-文集 IV. K2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62235 号

未央宫：沉重的帝国

周树山 著

责任编辑/李又顺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fupnet@fudanpress.com 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 17.25 字数 259 千

201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4 100

ISBN 978-7-309-12435-4/K · 577

定价: 3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序

世事纷扰，棋局紊乱，与其观棋，莫如读史。

我们华夏民族是世界上历史传统最悠久、历史文化最博大精深的民族。历朝历代都有专门的史官记载当朝大事，修撰前朝历史，所以学者们认为我们有独特的“史官文化”。秦始皇焚书坑儒，烧了战国前各国的历史，但自秦以后，流传下来的历史典籍一个人白首而不能尽览，更何况“六经皆史”。

中国之正史，自《史记》而迄于《清史稿》，人称二十五史。史家有“前四史”之说，所谓“前四史”，即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，认为这四部史书，无论史料的丰富，行文的典雅，其雄浑深邃、峭拔卓异都堪称古史中的典范。余生也晚，青少年时遭逢无书可读的时代，成年后方有机会接触中国的历史典籍。我不是史学家，因学养浅薄，所以从文学的角度进入历史阅读，对“前四史”多少有一点涉猎。开头有感于曹植的“七步诗”，于是读《三国志》，读史的文学成果是写成了一部历史话剧《曹植》。这部作品算作我戏剧的成名作，由哈尔滨话剧院排演后在哈、沪等地演出近百场，又被选为中国首届艺术节的参演剧目，在北京首都剧场演出获得成功，受到了文化部的表彰，各大报刊也争相评论。这是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事情，当时我还算年轻，国门初开，思想大潮汹涌澎湃，尽管时有寒潮来袭，国人对民族的未来仍然充满热望和期待。进入 90 年代，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，我也有过一段迷茫和彷徨，但还是留在文学的岗位上，激情燃尽，满目荒芜，退思沉潜后，“自将磨洗认前朝”，读史的结果，仍然落在了文学上，创作并出版了表现曹魏王朝兴衰的《生为王侯》《铜雀台》等长篇历史小说，同时发表了一

些历史随笔。

在阅读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过程中，我才有意识地进入了历史的思考。我认为，一个中国的读书人，起码应该读一种中国的断代史，比如“前四史”的任何一史。这几种史书，多则十来册，少则三五本，阅读它们并不是很难的事情。西方哲学提出一个哲学的认知问题：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？你到哪里去？我觉得一个民族也应该对这三个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。中华民族艰难跋涉了几千年，历代的志士仁人们一直在寻找着民族富强、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，左右奔突，上下求索，留下了多少泣血的哀歌和沉痛的呐喊，但我们的前行之路依然曲折和崎岖！我们是谁？我们从哪里来？我们要到哪里去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从我们自身的歷史中去寻找。一座座火山爆发，一顶顶王冠落地，的确，这就是我们曾经的历史。但是，落地的王冠又被后人抢到了手里，迫不及待地戴到了自己头上，于是，在一个个朝代的更迭中我们走到了今天。解剖一个王朝，寻绎庙堂政治的筋脉，我们常常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，一阵寒颤打彻全身，令我们悚然而惊！我们发现了民族的历史基因，我们明白，横亘在我们前面的历史三峡为何如此烟雨苍茫，遥远漫长！

不必捶胸顿足，也不必热血贲张，收起你廉价的乐观，也无须灰心绝望！咬紧牙关，往前走吧！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！”这是我们远古诗人的召唤，也是我们民族的宿命！

对于我这样一个文学中人，读史也只能是启发思考的创作过程，不可能像历史学家那样进行学术性的考索和谨严的论证，也没有能力建造恢弘的历史宫殿。清代的史学家章学诚批评只知搜罗史料、埋头考据的人为“但知聚铜，不解铸釜”，古往今来，以史料之铜铸鼎铸釜的大师不知凡几，一个作家的随笔作品，如果关涉历史，不过就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所感怀而已，实乃短钉之论。读者诸君若能从中有所会心，当不胜欣慰。

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国家，由于它的暴虐和严酷，仅存在十五年。继之而起的西汉王朝，仍行秦政，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都更加完备，也更加成熟，自高帝刘邦至平帝历经十一个君主，二百一十一年。帝国的沉重，不仅在于家天下的制度层面，更在于与制度相关的个人命运的沉浮和心灵的苦难，我们只有借助文学的手才能触摸到冰冷的历史深处人的温度。贤愚善恶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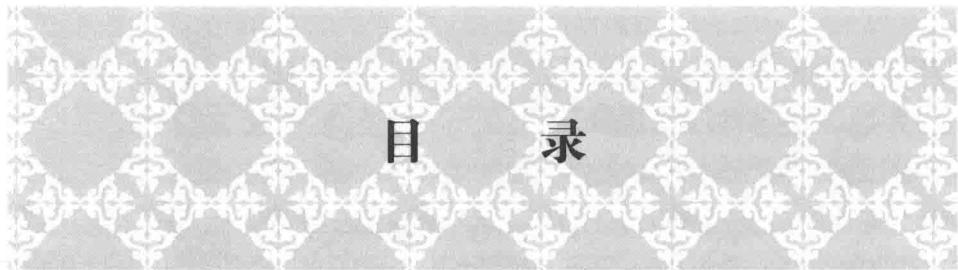
荣辱生死，他们活在历史中，也活在我们可以理解的人性里。

因是读史随笔，各章独立成篇，关涉某一重大历史事件时，因角度不同，各有侧重，或有重复之处，为免此弊，遵编者之意，作者成书时将《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》和《汉代权贵霍氏之覆亡》两文移至附录处（供读者参考），但或仍小有重复，敬希读者鉴谅。本书各文皆取材于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，因未做学术文章处理，引文不一一标示出处。

收入本书的文章是在两三年的时间里陆续写成的。承蒙《随笔》《书屋》和《同舟共进》等杂志的厚爱，很多篇章在以上杂志发表过。在此，谨向编辑朋友海帆女士、胡长明先生、梁思慧女士表示真诚的谢意！最后，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李又顺先生致谢，他在书中各文陆续发表时曾给予作者关注和鼓励，此书问世，又顺先生倾注的热情和心血令作者铭记。我们共同希望此书能给读者诸君带来愉快和智性的阅读体验。

周树山

2015年5月6日于威海贝舍书屋



目 录

序	_001
吕后和刘邦的家天下	_001
居庙堂之高	_021
汉代的官场生态	_028
汉文帝	_038
“文景之治”后面的两个女人	_048
汉武帝身边的四个骗子	_054
在“独尊儒术”的幌子下	_063
汉武帝和他的丞相们	_074
汉武帝天马之战	_082
你活在汉武帝时代	_088
可怜汉武之子孙	_099
大儒董仲舒	_108
司马迁之厄	_115
海昏侯刘贺的前尘往事	_122
汉代的公主	_139
叛逆的王侯	_148
供养一个皇帝要多少钱	_169

问君可是戏中人	174
古代奏疏中的警世之言	181
终结者：王莽和他的短命王朝	189
附录一 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	231
汉代权贵霍氏之覆亡	244
附录二 本书主要人物谱系	260

吕后和刘邦的家天下



汉高祖刘邦的正妻吕雉，于刘邦称帝时册封皇后。刘邦死后，太子刘盈即位，史称惠帝，在位七年后死去。吕后临朝称制，代行帝王之权，成为庞大汉帝国的实际主人。身为女人，统治大汉帝国八年，直至寿终正寝。文明初始时，无文字记载的母系氏族社会不论，自有文字记载以来，她算得第一位君临天下，执掌至高无上权力的女人。

女人是否可以执掌权力，做政治领袖，在现代文明的社会里，这不是一个问题。环顾全球，女总统、女总理等女性政治家所在多有，她们在政治生活以及国务活动中的卓越表现和迷人风采令世人叹羡。可是吕后活在中国公元前2世纪，那是一个秦始皇及其后继者秦二世残暴昏庸、天下无道、诸侯蜂起的时代，所谓“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”。“鹿”者，家天下之皇权也。逐“鹿”者如饥狼饿虎，舍生忘死，对“鹿”穷追不舍，互相撕咬杀戮，力不逮者或落荒而逃，或死于非命，或投靠力强者，甘为鹰犬；最后只余刘、项两家，分称汉、楚，鹿死谁手，不可知也！汉楚两家，灭秦时实为盟友，秦灭后，汉楚相争，兵连祸结，经年不息，最后，吕雉的老公，出身微贱的“泗水亭长”刘邦胜出，他建立了大汉帝国，江山自此姓刘。

既然建立了家天下的刘氏王朝，到手的皇权就不容他人觊觎，所以，对于公开或潜在的对手必须逐一消灭。吕雉嫁给刘邦时，寻常一民女也，灶前为炊，下田耕作，操持家务。但自刘邦起兵，纵横天下，她的生活就发生了改变。到了刘邦称帝，她被封为皇后，就参与了王朝的政治斗争。这种斗争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保住家天下的皇权不被人夺去。为此，就要杀人。史书上称吕后“为人刚

毅”，就是说，她不是一个柔弱的女子，而是心肠狠，能决断，有魄力，这种性格在血腥的政治斗争中向最黑暗、最凶恶的方向发展，人性之恶达于极致，其狠戾和凶残超越了人伦的底线。综观她对人迫害和残杀的记录，可以说她是历史上最毒辣、最凶狠、最残暴的女人。

一 异姓王



吕雉的人生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她生活在秦帝国的末期，适值刘邦微贱时。他的丈夫当着“泗水亭长”，这种职务甚至算不得“吏”，相当于后来的保甲长之类。刘邦不务农事，在外面饮酒赌博，浮浪闲荡。吕雉为农妇，需下田劳作。史书记载她带孩子在田间劳作时，恰有一相面先生经过，说她和一对子女皆有至贵之相。这种话，我们只当它是后人的附会。但说明那时她和普通农家妇女并无区别。刘邦后来被项羽封为汉王，和项羽争天下，身在军旅，四方奔窜，顾不得家，吕雉和太公在家乡，被项羽掠去作人质。项羽兵困窘急，欲烹太公逼刘邦退兵。刘邦回答项羽说：我俩当初结盟攻秦，义如弟兄，我爹就是你爹，要把他煮汤喝，别忘了分我一碗。此时刘邦老婆吕雉也在项羽手中，性命危在旦夕，在囚禁中惊恐忧惧可以想见。项羽虽然在攻城略地时手下无情，有嗜杀残暴之名，但遇具体情境，时有不忍之心，尚有一点贵族情怀，自觉此事不地道，终于罢手。由此，太公、吕雉等刘邦的家人在兵荒马乱中还是保得了性命，在项羽兵败弃城后得归刘邦。这时的吕雉人生动荡不定，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和常人无异。

刘邦称帝，吕雉封后，这个女人已非往日农妇，她的身份至尊至贵，开始行使权力。直到刘邦之死，是她人生第二阶段。这时期，她主要是维护并巩固刘氏的家天下，帮助刘邦剪除异己。她刚毅、果决的性格显示出来，而它的另一面，则是狡诈和残忍。她帮助刘邦杀过两个人，即：淮阴侯韩信和梁王彭越。

先说韩信。应该说，没有韩信，就没有刘邦的家天下，他是刘邦的主要军事统帅，司马光评价说，韩信“首建大策，与高祖起汉中，定三秦，遂分兵以北，擒魏、取代、仆赵、胁燕，东击齐而有之，南灭楚垓下，汉之所以得天下者，大抵韩信之功也”。韩信手握重兵，南北驰驱，攻无不克，所向无敌，对刘邦忠心耿耿。其间，谋

士蒯彻也曾策反韩信，当时，楚汉相持，如两个摔跤手力竭相搏，刘、项二人之命运悬于韩信之手，故蒯彻曰：“足下为汉则汉胜，与楚则楚胜……方今为足下计，莫若两利而俱存之，三分天下，鼎足而立，其势莫敢先动。夫以足下之贤圣，有甲兵众，据强齐，从燕、赵，出空虚之地以制其后，因民之欲，西向为百姓请命，天下孰敢不听！足下案齐国之故，有淮泗之地，怀诸侯以德，深拱揖让，则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齐矣。”蒯彻的话说得很到位，意思是让韩信为自己打天下，而非只做刘邦的鹰犬，为刘邦卖命。但韩信不听，他回答说：“汉遇我厚，吾岂可见利而背恩乎！”这也是韩信的心里话。韩信当年乞食河边的洗衣老妪，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，没于项羽的卒伍之中，是刘邦听信萧何之言，拜他为将，统帅三军，使之军事天才得以施展。韩信对刘邦有知己之感，认为不可背恩忘义，这似也在情理之中。刘邦能用人，善用人，组织路线正确，是他成功的关键，他自己这样讲，后人也这样认为。但用你，乃“为我所用”，用你所长为我做事，刘邦后来分封赏赐功臣时，曾有“功狗”之喻，在他的眼里，冲锋陷阵的人不过是追逐猎物的狗，一旦猎狗对自己有威胁时就要毫不迟疑地除掉，这里并无什么恩德可言。这时的韩信是齐王，可是刘邦封他为齐王是十分勉强的。韩信据齐地后，为了树威驭众，请求刘邦让他“假王于齐”，就是说，你先假装封我为齐王，让我在这边便于号令军民。刘邦此时驻军广武，受楚威胁，形势很危急。听说韩信求封齐王，大怒，骂道：我困于此，日夜盼你来解围，你他妈反倒要我封你为王！简直是混帐王八蛋！这时，张良、陈平两人在身边，见刘邦动怒，赶忙踢刘邦的脚后跟，附耳低语曰：汉方如今形势不利，能禁止韩信自立为王吗？不如顺水推舟，遂他的愿，封他为王，使之守齐击楚，如不然，恐韩信生变。刘邦马上醒悟，改口又骂道：韩信这小子真有意思，大丈夫定诸侯，就是真王，要什么假王！于是命张良带着印信，封韩信为齐王，征韩信之兵击楚。一个齐王的封号，把韩信安顿下来，目的当然是用韩信之谋和他统帅的军队，为自己打天下。韩信蒙在鼓里，对刘邦的恩德念念不忘，要忠于刘邦到底。可是蒯彻看得很清楚，他举张耳、陈余为例，说两人是刎颈之交，后来为了利益翻了脸，成了死对头，结果相杀而死，说明忠信友情是靠不住的；又举越大夫文种为例，说他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终于灭吴而使越国称霸，结果却功成身死，说明君王的信任也是靠不住的。友情靠不住，是因为“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！”君王的信任靠不住，是因为功高震

主，使君王猜忌而生杀心也。“今足下挟不赏之功，戴震主之威，归楚，楚人不信；归汉，汉人震恐。足下欲持是安归乎？夫势在人臣之位，而有高天下之名，窃为足下危之”。韩信听了，说：先生的话说到这里吧，容我再想一想。韩信思考的结果，还是不想背叛刘邦。到了公元前202年，汉楚相争到了关键时刻，刘邦大军追项羽至固陵，下书给齐王韩信和魏相国彭越，请求发兵共击项羽，结果两个人的兵马都没有到，项羽大破汉军，刘邦坚壁自守，愁烦无计，对张良说：诸侯不听调遣，怎么办呢？张良说：楚兵将破，但韩信、彭越二人看不到破楚之后有什么利益，当然不肯出兵。君王您要有与诸侯共天下的胸怀，韩信原本楚人，不如将楚地先许给他；彭越本来已定梁地，不如将梁许给他，二人看到利益，自然率军来助。如此则楚兵易破耳！刘邦信张良之计，许了愿，因此二人共助刘邦大破楚军，使项羽自刎乌江。这年春正月，刘邦复封韩信为楚王，封彭越为梁王。韩、彭二人在最后关头出手相助，使刘邦夺得天下，功莫大焉。假使当初韩、彭游移观望，或背汉助楚，则天下不为刘氏所有矣！如此大功，韩、彭是否可久居楚、梁两地为王，世代相袭，永为诸侯呢？不，这绝不可能！刘邦打的是家天下，曾与心腹臣子歃血为盟，立誓曰：“非刘氏而王者，天下共击之。”如今封异姓为王，只是安抚功臣的权宜之计，把他们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，才是他日夜思虑的，而干这件事的最好、最可靠的助手，就是他的老婆吕后。

果然，韩信正月被封为楚王，到了十月，就有人诬告说韩信欲造反。韩信如果真要造反，当年为齐王时，拥众百万，握天下之枢机，就该听信蒯彻之言，背汉自立，如今天下大定，已做了人家的臣子，所反何为？所以，显然这是刘邦要拿他开刀的借口。但韩信也有一点小把柄在刘邦手中，当年项羽麾下有一员大将，名叫钟离昧，破楚之后，刘邦索之甚急，钟离昧是韩信的朋友，韩信当了楚王，就把钟离昧保护起来。刘邦拿着举报信，问手下诸将：韩信这小子要造反，怎么办？诸将叫喊道：马上发兵讨伐，坑杀这个王八蛋！刘邦默然不语，又问陈平，陈平问：有人告韩信谋反，韩信知道吗？刘邦回答：不知。陈平又问：陛下的军队比得过韩信的军队吗？刘邦又回答：比不过。陈平再问：陛下手下诸将，用兵有胜过韩信的吗？刘邦承认：没有一个赶得上韩信。陈平说：如今兵不如楚而将不能及，举兵攻之，战端一开，我认为陛下就很危险了。陈平三问，说明他心知所谓韩信谋反是假，而刘邦想除掉心头之患才是真。刘邦这时也感到事情严重，急于

除韩信有点冒失，忙问：那怎么办呢？陈平设计道：古代天子有巡狩天下，约会诸侯的典制。陛下假意南巡，游云梦之地，会诸侯于陈。陈在楚的西部边界，韩信必然来郊迎拜谒，趁机将其擒获，不过用一个力士就解决了。于是刘邦巡视到陈，韩信心中疑惧，似乎预感刘邦为他而来，于是有人献策说：陛下此来，或对大王庇护钟离昧不满，莫若将钟离昧之首献上，敢保大王无事。韩信果然杀了钟离昧，带他的首级前去拜谒刘邦。但刘邦此来，岂为一区区败虏之头，于是下令武士放翻了韩信，将其擒获。韩信被擒，如梦方醒，仰天长叹：“果如人言：‘狡兔死，走狗烹；高鸟尽，良弓藏；敌国破，谋臣亡。’天下已定，我固当烹！”这时他才明白，刘邦对其拜帅封王，不过用其走狗之力也！但是刘邦并没有马上杀掉韩信，他担心韩信拥兵造反，现在韩信已经成擒，如蛟龙离水，大鹏断翅，已无能为力了，再说，天下初定就杀首功之臣，也容易造成人心浮动，于是，封他个淮阴侯，把他软禁起来。

韩信其人，虽有统帅三军之才，但无论人格和性格上皆有其短。他虽然忠于刘邦，但有时行事让刘邦不放心，如求封齐王，如固陵之战，迟迟不发兵，待刘邦许愿后，才举兵破楚，这就难免让刘邦心生芥蒂。刘邦曾两次驰入其军营中，夺得指挥权。有一次，他和副将尚未起床，指挥三军的印信已操刘邦之手。对于这样的事，他唯有隐忍而已。为自己免祸，杀故友钟离昧，也见其人格之疵。所谓朋友之忠信，在他自身就靠不住，又何求于人乎！韩信自视颇高，知道遭刘邦畏忌，心中怏怏，称病不朝，羞与周勃、灌婴等人为伍。有一次，他经过樊哙的府第，樊哙跪拜迎送，执礼甚恭，言语称臣，说：大王竟肯光临臣舍，臣不胜荣幸！韩信出门，对随从冷笑道：想不到我韩信落到如此地步，竟与樊哙这种人为伍！樊哙固然曾为狗屠，但随刘邦南征北战，出生入死，鸿门宴上又有护主之功，他的老婆又是吕后的妹妹吕媭，和刘邦是连襟，岂可轻也！

韩信被剥夺王爵，虽未被杀，但形同禁锢，心中对刘邦的怨恨自不必言，此时虽生反心，但已无能为力。公元前197年，刘邦以阳夏侯陈豨为相国，监赵、代边地的兵马，临上任前，陈向韩信辞行。韩信屏退左右，与陈豨携手漫步庭中，仰天叹道：不知足下可是能说话的人？陈豨道：将军有话尽管说。韩信道：公此去赴任处乃天下精兵所聚，而公又是陛下宠幸之臣，如果说您反叛，陛下必不肯信；如再次诬告，陛下就会怀疑您；至第三次，陛下将亲自带兵去剿灭您。如果

您能自图，我愿意在朝中为内应，则天下事可定也。韩信串通陈豨，谋划造反，陈豨佩服韩信之能，立刻满口答应。陈豨反叛，刘邦亲自带兵去平叛，韩信称病，没有随军。此时吕后留守，韩信计划与家臣假皇帝诏书，释放被拘押的囚徒和官奴，组织起来，带他们去进攻吕后和太子。一切准备停当，只等陈豨那边的消息。可是这时发生了变故，韩信有一舍人（家臣幕僚）得罪，韩信将其囚禁，准备杀掉他。舍人弟就向吕后告密，把韩信串通陈豨之谋上告吕后。吕后欲召韩信，又恐韩信党徒为乱，这时萧何献策，谎称有使臣从刘邦那里回来，带回了好消息，陈豨之乱已平，叛贼已被枭首。朝臣和列侯要设宴庆贺，萧何亲自作书给韩信，说：即使淮阴侯有病，也需到场。韩无奈，只好入朝。韩信一露面，吕后立即命令埋伏好的武士将其逮捕，处死在长乐宫。韩信临死，叹道：当初我悔不用蒯彻之计，如今竟死于女人之手，岂非天意也！吕后下令诛其三族。

韩信被刘邦拘囚后，有一次和刘邦闲话，刘邦说：你我都是统兵的人，你认为我能带多少兵马？韩信说：陛下能统帅十万大军。刘邦又问：那你能带多少兵马呢？韩信说：我是多多益善，越多越好！刘邦嘲谑道：你既有如此之能，为何被我所拘？韩信说：我能统兵用兵，而陛下能统将，此我所以被陛下所屈也！的确，韩信有超人的军事天才，为刘氏家天下立下汗马功劳。尽管如此，在刘邦的眼里，韩信不过是一个军头，一条率领众狗追逐猎物的“功狗”而已。家天下这种人身依附关系，决定了韩信这样的军事统帅在天下已定之后必然被除掉的命运，而帮助刘邦干好这件事的正是他的老婆吕后。

韩信后来有谋反之心，其亡灭似乎咎由自取，但司马光认为韩信之所以由原来对刘邦的忠心耿耿而后离心离德，刘邦有负于韩信是很重要的原因。可即使韩信对刘邦愚忠到底，也难逃厄运。打天下时用得着韩信这样的军头，天下已定，不仅用不到他，而且对主子会造成威胁。这种威胁无论是实有的还是主子意念中的幻影，总之他将不再被信任。如果你不愿意忍辱苟活，享用权力盛宴中的残羹冷炙，一旦萌生不满和异念，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将劈头落下。家天下的权力是独享的，不容别人觊觎和染指。所有的臣子不过是为我所用的仆从和奴才，升迁黜退，赏赐囚杀，只看主子高兴不高兴。刘邦初擒韩信，立刻将楚王韩信的封地一分为二，“以淮东五十三县立从兄将军（刘）贾为荆王，以薛郡、东海、彭城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（刘）交为楚王”。不久，又“以云中、雁门、代郡五十

三县立兄宜信侯(刘)喜为代王,以胶东、胶西、临淄、济北、博阳、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微时外妇之子(刘)肥为齐王”。凡是说齐地方言的百姓都归刘肥管辖,成了他的子民。“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。”国即朕家,朕家即国,完全按血统远近、宗族亲疏来分配权力,这就是家天下。

异姓王韩信不能久居王位,且身名俱灭,实属必然。别的异姓王无一例外,其下场皆然。封你为王时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,有能力收拾你时下手决不留情。且说彭越与韩信同助刘邦灭楚而封为梁王,其功与楚王韩信、淮南王英布相差无几,时人谓三人乃“同功一体之人”。说罢韩信,再说彭越。陈豨反,刘邦带兵亲征,命梁王彭越发兵,彭越自云患病,让手下将领带兵往邯郸相助。刘邦很生气,派人痛责彭越,彭越很害怕,要亲见刘邦谢罪。他手下的一员大将说:大王开头时不去,皇帝怪罪你时才去,此一去必将被擒拿问罪,与其成为人家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,不如发兵造反。彭越不听。恰逢梁国太仆(诸侯国官名)得罪,逃到刘邦那里,告彭越造反。刘邦就偷袭梁地,趁彭越不备,把彭越给抓了,囚禁在洛阳。有司审讯,认为彭越“反形已具,请论如法”。大约刘邦也知道彭越并无造反之心,更没有什么不法的行为,所谓“反形已具”不过是有司揣摩上意,想置彭越于死地。刘邦不想马上杀他,下旨将彭越废为庶人,给他穿上青色囚衣,想将他贬谪到蜀地去。押解到郑地后,恰逢吕后从长安赶来,彭越就向吕后哭泣求情,自言无罪,并表示愿意回到老家昌邑去做一个平头百姓。吕后答应彭越一定在刘邦面前为其说情,并带着他一同赶到洛阳。吕后见了刘邦,说:彭越是壮士,不是个安分人,把他迁到蜀地去,岂非留下后患?不如立刻把他杀掉,我已经把他带回洛阳了。刘邦认为言之有理,于是吕后命令彭越舍人再次诬告其谋反,又使一个臣子上疏请求诛彭越三族。公元前196年三月,彭越在洛阳被枭首,并诛灭三族。彭越这个人有一定的人脉,彭受刑后,刘邦又下诏:有敢收视彭越尸首者,立即逮捕。原梁国大夫栾布,受命出使齐国,回来后,梁王彭越已身首异处,于是,栾布赶往洛阳,跪在彭越头前哭诉。刘邦大怒,下令烹杀栾布,刚把他提到滚沸汤锅前,栾布说:让我说句话再死!于是栾布陈说彭越定天下之功,垓下之战,如无彭王,楚不灭,项羽不亡,刘氏何有天下乎!如今彭王被小人诬告,以子虚乌有之罪名,即被杀头灭族,将使功臣将士人人自危了!如今彭王已死,我也生不如死,请就烹!栾布的慷慨陈辞,使刘邦无地自容,只好下令放了栾布。

诛灭彭越后，刘邦进一步巩固家天下的权力，刘邦封皇子（刘）恢为梁王；接着，封皇子（刘）友为淮阳王，将东郡和颍川郡大部分土地百姓划归给梁王和淮阳王。两人皆是刘邦与赵姬所生，在呀呀学语时就已是大片山川土地和百姓的主人了。

我们在彭越之死中见到刘邦和他老婆吕后的残忍狠毒，毫无信义和人性。可是彭越也曾是乱世中的英雄，号令千军，横行天下，为何刘邦一怒，即胆战心惊，束手就擒？见了刘邦的老婆吕后，竟至涕泣交流，哀告求情，如同中了蛇毒一般，没有丝毫的反抗？一是刘邦此时已经坐稳了帝王的位子，韩、彭等人虽封诸侯王，也是臣子。臣子谋反，没有道义上的合法性，而君主平叛，乃天经地义。二是刘邦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了政治权威。群雄并起时，众多反秦武装不是被消灭了，就是合并到楚、汉两大集团，最后只剩刘邦和项羽两人角力，汉胜而楚亡，刘邦家天下取得了政治合法性。这种合法性来于君权神授的观念，刘邦这样说，臣子们也认可，这种对政治权威的迷信和恐惧，使彭越这样的人完全丧失了反抗的意识。

但是，也有不信邪的，那就是淮南王英布。刘邦杀了彭越，将彭越煮成了肉酱，分赐给诸侯。这种残忍的做法目的在于警示和震慑，可是，它竟逼反了英布。英布是因犯秦法被发配到骊山做苦力的囚徒，因面上刺有囚犯的黥印，亦称黥布。后纠集豪杰举起反秦义帜，英勇善战，背楚归汉，助刘邦夺得天下，其功与彭越等埒。刘邦命人将彭越的肉酱送给淮南王英布，英布当时正在山中打猎，见使者呈上的竟是彭越的肉酱，在痛彻骨髓的恐惧和厌恶中升起对刘邦的仇恨。他知道，下一个被暴君煮成肉酱的就是自己，于是，调动兵马，向刘邦发难造反。刘邦亲自带兵去围剿英布，两军相会于蕲西，刘邦登城，见英布精兵环列，军容齐整，布阵如项羽，不由心中暗惊。他遥问英布：为什么要造反？英布堂堂正正地回答说：就是想当皇帝！这话，韩信说不出，彭越说不出，刘邦手下所有的文臣武将谁也说不出，英布喊出来了，当年的陈涉也喊出来了！他们都是出身于底层草莽的囚徒苦力，这种对君权神授观念的蔑视和对家天下权威的挑战难能可贵。虽然最后英布也因兵败而死，但是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”的呐喊和“就是想当皇帝”的坦然，使后来所有妄图子孙相袭、江山永固的君主们都感到心惊肉跳！

讨伐英布似乎与吕后无关，但其间有一个小插曲，足见吕后虽阴毒，但仍是

一个女人。吕后与刘邦生一女一男，女儿即鲁元公主，儿子即太子刘盈。作为母亲，吕后对亲生子女爱之唯恐不深，护之唯恐不谨，这种与生俱来的母性在吕后身上十分突出。这是母狼也具有的本性，在吕后身上达于极端，母性加狼性，演变成凶残暴戾的兽性。

英布初反，刘邦封皇长子刘盈为淮南王。当时，刘邦身体不适，太子刘盈既然又加了淮南王的封号，刘邦就想让太子带兵去讨伐英布。刘邦对和吕后生的这个儿子一直不满意，认为他性格软弱，不堪大任，虽因是嫡长子，立为太子，但几次都想把他废黜。这次提出让他带兵平叛，既想历练他，也看他是否能承担大事。护持在太子周围的几个年长的老人认为让太子出征，有功无益于位，因为他已被立为储君；可一旦战场失利，皇帝就找到了废太子的口实，所以，决不能让太子带兵出征。于是他们就去说动吕后的弟弟建成侯吕释之，由他向刘邦进言，陈说太子不能带兵平叛的理由。吕释之是太子的亲舅舅，当然深知其中的利害，如果太子被废，刘邦一死，自家的前程命运吉凶难料，保太子就是保自己，所以力谏刘邦，阻止太子出征。吕后也使出了女人的手段，乘机在刘邦面前哭哭啼啼，不让亲生儿子去战场冒险。刘邦原就对这个儿子不满意，被吕后等人横拦竖挡，无奈，只好叹了口气，说：我早就知道这小子不能派出去打仗，算了，我自己去吧。于是，强撑衰病之身，亲自去征伐英布。

再说刘邦和吕后生的女儿鲁元公主，嫁给张耳的儿子张敖，因为是刘邦之婿，张敖被封为赵王。公元前200年十二月，刘邦过赵，张敖迎接帝王岳父，执礼甚恭，甚至卑屈得有些过分。而刘邦不知哪来的邪火，对张敖谩骂不休。张敖跪伏于地，大气不敢出。赵国相贯高、赵午两人实在看不下去了，私下议论道：我们大王真是个孱头！就对赵王张敖说：秦朝失道，天下豪杰并起，能者为王，您的岳父也不是天生就是帝王，如今大王对他如此恭敬，而他竟然羞辱谩骂你，让我们为大王除掉这个老东西！张敖咬破自己的手指，说：你们怎么说出这等话来？陛下打下江山，德流子孙，我有今日，还不是靠陛下吗？希望你们以后再不要说这等话！贯高、赵午背后议道：这反倒是我们错了！大王是有德行的人，不肯失礼背德，可是我们却受不了这种侮辱！如今皇帝羞辱大王，我们看不下去，所以要杀他。事情成功，是对大王的报答，不成，我们承担后果。后来，贯高等人曾派刺客伏于柏人县寓邸夹墙中以待刘邦，但刘邦过其县而未留宿，逆谋因此流